

阿赫玛托娃诗集 1909-1965



中国现代诗歌选集



我们俩不会 道别

— 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Ахматова —

〔苏〕阿赫玛托娃 著

黎华 王守仁 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我们俩不会 道别

阿赫玛托娃诗集
1909-1965

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Ахматова

〔苏〕阿赫玛托娃 著

黎华 王守仁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俩不会道别: 阿赫玛托娃诗集: 1909-1965 / (苏) 阿赫玛托娃著, 黎华, 王守仁译.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 8

(天星诗库. 外国经典诗歌典藏)

ISBN 978-7-5378-5243-2

I. ①我… II. ①阿… ②黎… ③王… III. ①诗集—苏联 IV. ①I5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1153号

书名: 我们俩不会道别
阿赫玛托娃诗集 1909-1965

著者: (苏) 阿赫玛托娃
译者: 黎华 王守仁

责任编辑: 庞咏平
书籍设计: 张永文
责任印制: 巩璿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h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213千字 印张: 10.125

版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243-2

定价: 39.80元

阿赫玛托娃——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著名的俄罗斯女诗人。她1889年6月23日（俄历6月11日）生于敖德萨；母亲出身贵族，受过上流社会的传统教育，心地纯朴、善良，喜爱诗歌、音乐；父亲是退伍的俄国海军机械工程师，憎恨并鄙视文学。1905年她的父母离婚，她跟母亲一起生活。1907年，阿赫玛托娃中学毕业，考入基辅女子高等学校法律系学习，但她酷爱文学，对诗歌有浓厚兴趣，故后来转入彼得堡拉耶夫女子文史学院就读。1910年她与贵族诗人尼·古米廖夫结婚，游历了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两年后生下儿子列夫；但后来两人因感情不和而分居，1918年正式离异。

阿赫玛托娃曾加入现代主义诗歌流派——阿克梅派。“阿赫玛托娃”——这是她的笔名（原姓戈连科），取自鞑靼血统的外曾祖母的姓氏。她十一岁时写下了第一首诗《声音》，最初写诗时仿效的不是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杰尔查文和涅克拉索夫；她于1907年发表第一首诗《他的手戴着那么多闪亮的戒指》（载于古米廖夫在巴黎创办的俄文杂志《天狼星》）；1911年，彼得堡的杂志《阿波罗》刊登了她的一组诗，此后她成为阿克梅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希腊文“阿克梅”是“登峰造极”之意，阿克梅派脱胎于俄国象征派，他们主张诗

歌摆脱趋向“理想境界”的象征主义激情，追求雕塑式的艺术形象和预言式的诗歌语言，其艺术技巧方面的特点是形式精美、比喻奇特、语言凝练、形象富有动感以及音韵铿锵和谐。1912年阿赫玛托娃出版处女集《黄昏》，接着于1914年出版《念珠》，这两本诗集轰动了整个俄国文坛，从此声名大震。在上流社会里，阿赫玛托娃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出人意料的、宏伟显赫的凯旋”。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暗处有一股洪流威逼，阿赫玛托娃曾不得不转而潜心研究古典诗歌，主要研究普希金的生平与创作，考证普希金某些作品的文学渊源，探索普希金作品的艺术技巧。她对普希金的思考以其精辟和准确洞见天才的奥秘而令人惊叹不已。她还翻译了不少东西方古典诗歌作品，其中包括古埃及抒情诗、日本俳句、朝鲜和越南古诗、我国屈原的《离骚》和李白的诗以及李商隐的无题诗。

阿赫玛托娃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她写的诗主要是郁悒的“室内抒情诗”——爱情诗，运用象征和比喻手法，书写女性具体的隐秘的内心活动、情感冲突，特别是对纯真爱情的无望的渴求，诗歌形式完美、新颖、短小、精致，语言简洁凝练、绮丽典雅，富有鲜明匀称的节奏感，比喻奇特、贴切，有魔幻般的表现力和雕塑式的艺术形象，描绘细致入微，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展示出丰富的内涵，短短几行诗常容纳许多微妙的细节与色彩。例如：

池塘懒洋洋地泛着银光，
生活按新的方式轻松欢愉……

躺在吊床斑斓的丝网里

今天我又将同谁在梦中相遇？

——《“火燎似的吹着闷热的风”》

丈夫把我抽得遍体鳞伤，

用一根折叠成两重的花纹皮鞭。

为了你，我在两扇小窗的窗口里

守着灯火彻夜思念。

——《“丈夫把我抽得遍体鳞伤”》

我不知道你活着或已死亡，——

在大地上可以寻找你，

抑或只能在黄昏的思索中

对逝者开朗地追忆。

——《“我不知道你活着或已死亡”》

金也会锈蚀，钢也会变成粉末，

大理石也会成为碎屑。一切都会毁灭。

人世间最经久不变的要数悲伤，

最永世长存的要数帝王的话。

——《四行诗》

在这些诗中，她细腻、低回地倾诉了少妇的私情，或是抒写日常生

活所见所闻的琐事，或是抒写由此引起的一些联想、感触，她尤其喜爱写失恋、孤独、悲怆、绝望等心理，诗作的基调缠绵悱恻，低沉而悲观，甚至颓唐、哀怨。她的诗常引用圣经和神话中的典故，所以有时不免晦涩难懂。当然，这些诗远离现实斗争，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创作倾向。

阿赫玛托娃的童年是在皇村度过的（1890—1905），她识人事后最早铭印在脑海中的是皇村绮丽秀美的景物：一座座林木葱郁、浑然天成的花园，保姆时常领她去嬉游的牧场，毛色斑驳的马驹奔驰的跑马场，圆顶上空闪烁着金十字架的教堂，还有古色古香的火车站，远郊濒临斯特列茨基湾的海滨……这些画面都曾被抒写进她情调凄婉的风景抒情诗，例如：

麦藁菊慵懒伸展的枝叶
 散发出干枯的气息。
 多节瘤的罗汉松树干上
 一路奔忙着爬上爬下的蚂蚁。

——《“火燎似的吹着闷热的风”》

在云彩舒展的苍穹下，微风发愣，
 忧郁像是锁住了黄昏，
 似乎在旧画册中
 墨汁泼出了布洛涅森林。

——《郊原闲游》

古井边上竖着汲水的吊杆，
天空悬着灰白色的浮云，
周围是轧轧作响的柴门，
有面包的香味也有苦闷。

——《“你可知道，我祈求上帝”》

这些诗哀婉动人，清晰地再现了俄罗斯独特的大自然风光，又抒发了诗人惆怅、迷惘和悲哀的难以排遣的心境。

十月革命后，阿赫玛托娃虽然一度对革命不理解，甚至感到怅惘、恐惧，但她热爱祖国，不愿远走异邦、背弃和诅咒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尽管当时许多流亡国外的知识分子劝她出逃，但她在1917年写的《“有个声音在呼唤着我”》一诗中断然地、公开地予以严词回绝：

有个声音在呼唤着我。
它安慰我说：“来吧，
抛弃你那沉沦和罪恶的地方，
永远离开俄罗斯吧……”
但是我无动于衷，
平静地用双手掩住耳鼓，
不让那卑鄙的话语
把我悲哀的心灵玷污。

她怀着“失败和耻辱的痛苦”勇敢地正视现实，决不放弃养育她的故土，她对祖国、对俄罗斯有着真挚而深沉的爱。

1922年，她在《“丢弃国土任敌人蹂躏的人”》一诗中这样声言：

丢弃国土任敌人蹂躏的人，
我决不同他们在一起。
他们粗俗的谄媚我根本不听，
我的诗歌也决不给他们……

而在这里，在烽火的浓烟中，
我们扼杀余下的青春，
对任何一次打击
我们都不曾回避。

我们懂得，在未来的评判中
每一时刻都将被证明是无罪的……
但是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
更骄矜、纯朴和无比忧戚。

她用这首诗表明她宁愿留在烽火的浓烟中，留在战争的俄罗斯，对她来说，祖国和俄罗斯比什么都神圣、珍贵。

在卫国战争时期，阿赫玛托娃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旗帜鲜明地

站到人民一边，写下了不少宣传勇敢精神、表达对祖国深厚的爱、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并很受好评。例如：

愿今天同恋人告别的姑娘
也把悲痛化为力量。
我们对孩子、对坟墓起誓：
谁也无法迫使我们屈膝投降！

——《誓言》

我们知道，如今什么东西最可贵，
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在今晨。
我们的时钟敲响了勇敢战斗的时辰，
勇敢决不会离开我们。
枪林弹雨之下我们不怕牺牲，
无家可归也在所不惜……

——《勇敢》

她的这些短诗昂扬奋发，鼓舞人心，在电台不断广播，红军战士还把这些诗写在坦克上，向德国法西斯冲锋，人民纷纷传唱以增强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了，完全出乎阿赫玛托娃预料，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文艺斗争正向她袭来。1946年8月，她受到联共（布）中央的严厉批判，当时苏共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人日丹

诺夫以她的早期情诗作为批判的论据，全盘否定她的创作，说她的作品“除了害处，什么也没有”，她被指责具有资产阶级贵族的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倾向，“她的诗歌是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妇人的诗歌。其基本情调是恋情和色情，并且同悲哀、忧郁、死亡、神秘和宿命的情调交织着。并不完全是修女，并不完全是荡妇，说得确切些，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修女。”鉴于她是“无思想的反动的文学泥坑的代表者之一”（另一位是讽刺作家左琴科），被开除苏联作家协会的会籍，刊登她诗作的《列宁格勒》杂志也被责令停刊，《星》杂志彻底整顿并改组。之后的几十年，曾谴责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1946年），逐渐被淡化，直至名存实亡，对苏联文艺界已不起什么作用了。

阿赫玛托娃命运多舛，一生经历了三次结局不幸的婚姻，唯一的儿子列夫曾四次惨遭迫害被投入监狱和劳改营，疾病经常折磨着她，使她萎靡和焦虑，年轻时多次患肺病，中年时两次患心肌梗死，但无情的大批判却频频朝她劈头盖脸狠狠打来。她的朋友大多同她疏远了，她长期处于孤独和沉默的境地，她那深沉、严肃的面孔，宛如在她身上“留下了千年来大卫王造成的忧伤”。1954年初秋，她打破缄默，有一次与女友伊丽娜在树林里散步时愤愤地说：“《诽谤》一诗斯大林自己‘对号入座’，他历来如此！要知道，这是1921年写的诗，那时关于斯大林的事我听都未听说过！”说话时讥讽地撇撇嘴，鼻孔翕动着，眼睛闪烁着光芒，脸上失去了平静的威严，激怒得变了样……“诽谤处处伴随着我。”“一连串

的指责向我袭来，以至于我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对于政治迫害，在一次提到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有损国格”时，她用缓慢的声调，严厉而又清晰地以一句话低声回答：“诗人永远是无罪的。”《诽谤》在她悲惨的命运投上的阴影也许非同小可，但在那十分艰难的年代里，阿赫玛托娃从来没有绝望，毫不掩饰她的真实感情，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现实中以难能可贵的毅力继续写作，充分显示了一位正直的老艺术家探索真理、努力认识现实的顽强意志和高贵品质。她的《和平之歌》《在少先队夏令营》《五年过去了……》三首诗还同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诗作一起，被编进诗集出版。但总的来说，在之后的十来年中，她的新作难以发表，诗集也因“扯皮”被卡，不能再版。50年代后期，阿赫玛托娃终于得以恢复名誉，她的新诗相继发表，各种诗集重新出版，并数次再版。据说这些诗集在书店一经发售，常常被一抢而空，受到苏联读者异乎寻常的欢迎。诗人在回忆这段不幸的遭遇时，感慨万千地写下《“瞧，这硕果累累的秋天！”》（1962）：

瞧，这硕果累累的秋天！

它姗姗来迟。

整整十五个美好的春天啊，

我不得从大地上爬起。

我紧紧地贴向它，拥抱它，

我是那么近地将大地看了个仔细。

大地则把一种神秘的力量

悄悄地注入我这命定死亡的躯体。

苏联当代杰出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对阿赫玛托娃的爱情诗有很高的评价，他说：“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声誉，主要是爱情抒情诗的同义语。她精心描写的诗歌故事中的主人公总是一个女性，一个正在恋爱、正在忍受着未被理解或者已经失去爱情的痛苦的女性，一个具有独特‘内心回忆’的女性……但她的这类诗篇绝对不是属于‘贵夫人’式的诗作……她的诗歌与矫揉造作、庸俗低下、卖弄风情、风花雪月以及妒忌虚荣、刻薄自私等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阿赫玛托娃笔下，爱情并不是一种供作消遣的嗜好，也不是赐予就年龄来说是无可非议的情欲的一种礼品。它富有深刻的内涵，是衡量人的情操的尺度。”并赞誉“阿赫玛托娃是20世纪俄罗斯诗坛上屈指可数的伟大诗人之一”。当代诗坛巨匠叶甫图申科把阿赫玛托娃与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相提并论，他认为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而阿赫玛托娃则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两位大师分别主宰着俄罗斯诗歌的乾坤，照亮了俄罗斯诗坛。苏联杰出的评论家班尼科夫更认为：“在阿赫玛托娃抒情诗的主人公身上，在女诗人的内心里，永远是对真正高尚的爱情的炽烈而迫切的渴望。”“她的爱情诗具有深刻的人性，能激起读者广泛的联想。”一些百科全书、俄苏文学史等也都认为阿赫玛托娃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称“她的诗作是把19世纪古典诗歌和20世纪——我们时代——的诗歌

连接在一起的桥梁”，把她的作品视为苏联文学珍贵的遗产。在苏联诗歌界有不少人是阿赫玛托娃的崇拜者和模仿者，她的诗长期以来有着巨大的影响。

至于阿赫玛托娃的爱情诗之所以往往流露出凄婉、哀怨、孤寂、怅惘乃至痛楚、颓伤的心境和情调，大概和她坎坷不平的爱情经历和颠簸的生活境况有关。她是一位复杂矛盾的诗人，她和丈夫的婚变让她在感情上受到极大刺激，所以在不少诗篇中她谴责见异思迁、背信弃义的丈夫，控诉男性对女性的轻率放荡、玩弄污辱，把结束不幸的婚姻视为精神的解脱。在下面的两首诗中可以看出她愤慨的心情：

要我百依百顺？你简直失去了理智！
我只服从上帝的旨意。
我不想战战兢兢，也不愿苦恼不已。
对我来说丈夫等于刽子手，家是监狱……

——《“要我百依百顺？”》

我将男友送至前厅，
在金色的尘埃中稍停。
邻近钟楼的屋顶
传出了阵阵庄重的钟声。
哦，我被抛弃了！可真是出奇的口实——
难道我是一朵花或者一页信？

而眼睛却已冷峻地
凝望着渐次变暗的窗间壁镜。

——《“我将男友送至前厅”》

由于阿赫玛托娃富有情感的爱情抒情诗，以及她的短小、精炼的诗歌形式和诗歌的激情、感情与理智的融合的特点都使人联想起最有名气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因而她被称作“俄罗斯的萨福”。这位苏联诗坛的异端在西欧和东欧也备受欢迎。1964年，她在意大利被授予“埃特纳·塔尔明诺”国际诗歌奖；1965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她的作品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译本，其中包括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波兰文、捷克文、日文、中文等文种的版本。

阿赫玛托娃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作勤奋，著作丰硕，重要诗集有《黄昏》（1912）、《念珠》（1914）、《群飞的白鸟》（1917）、《车前草》（1921）、《耶稣纪元》（1922）、《芦苇》以及《第七集》；此外，还有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1940—1962）、诗选《光阴飞逝：1909—1965》（1965），有些诗歌散见于报刊，不少诗作是在她逝世后才与读者见面的，政治抒情长诗《安魂曲》（1935—1940）直到1987年才正式发表。诗人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是曲折、复杂的，一生历尽风霜雨雪，备尝辛酸悲苦，但她具有卓越而独特的才华，思路敏捷，多愁善感，充满幻想和浪漫心理，并且对诗歌创作倾尽全力、孜孜不倦，从十一岁开始写诗，直到生命的终结，写诗写了六十多年，这在世界诗人的

行列中是罕见的。她说：“对我来说，诗歌是我与时代，与我国人民的新生活联系的纽带。在写诗时，我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响彻着祖国可歌可泣的历史的旋律之中。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见识到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我深深感到幸福。”阿赫玛托娃的缪斯是“哀婉的缪斯”。

1966年3月5日，阿赫玛托娃因心肌梗死与世长辞，全苏作家协会理事会，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理事会及其列宁格勒分会联合发布讣告，称誉阿赫玛托娃是“卓越的苏联诗人，诗歌语言的光辉大师，其创作把人们带进一个美好的世界，具有充分根据可称之为伟大的俄罗斯诗歌的杰出典范”。

本书我们介绍的既有诗人哀婉的爱情抒情诗，也有一些优秀的风景抒情诗和战争题材的爱国主义名篇，共一百九十余首。译诗据列宁格勒苏联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阿赫玛托娃诗选《光阴飞逝：1909—1965》。

黎 华

1985年初冬于天津

2016年8月附言：本书译诗近期稍作修订。又，书中增加题解和图片，参加编写和整理的有刘修远、陈波及孙嘉玲，最后由我统稿、编定。

目录	1909—1911	
		“我宠爱映在窗上的光” 005
		“也还是那嗓音，也还是那目光” 007
		“当激情炽燃到白热” 008
		还乡偶拾 010
		灰眼睛的君主 012
		“火燎似的吹着闷热的风” 014
		“我写下的一串话语” 016
		“丈夫把我抽得遍体鳞伤” 018
		“蒙着深褐色面纱” 020
		爱情 022
		“黧黑的少年侍从” 024
		“对阳光的忆念在心田逐渐淡薄” 025
		“在寥廓的苍穹” 027
		“心同心无法拴在一起” 028
		“门扉半敞着” 030
		“你可想知道” 032
		“仿佛用麦秆你吮吸我的魂魄” 033
		“我像生活在挂钟里的杜鹃” 035
		“我同醉酒的你十分愉快” 036
		最后一次相见 037
		短诗一章 039
		“我，一个浪荡女人，来到这里” 041
		白夜 043